

星海丛书

驿动真情

秋植

著

YIDONG
ZHENQING



大连出版社
DALIAN PUBLISHING HOUSE

© 秋植 200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驿动真情 / 秋植著. —大连:大连出版社, 2006. 12
(星海丛书)

ISBN 7-80684-357-4

I. 驿… II. 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09289 号

出版发行者:大连出版社

地址:大连市西岗区长白街 10 号

邮编:116011

电话:(0411)83621147 / 83620941

传真:(0411)83610391

<http://www.dl-press.com>

e-mail: cbs@dl.gov.cn

印刷者:大连天正华延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者:各地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140mm × 203mm

印 张:18.25

字 数:420 千字

出版时间: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 ~ 3000

定 价:192.00 元(共 8 册)

内 容 简 介

这是一部描写 20 世纪 80 年代改革开放时期的爱情与事业的长篇小说。纯真善良的琼思是秦楠高中同学,在那个对爱情封闭的年代,双方将朦胧的爱情错为友谊,尤其琼思考入大学,秦楠高考落榜后,秦楠对自己的前途迷茫。后来秦楠努力自学考上了中医函授学院。自私、任性、被爱情抛弃的艾莉执著又是对爱放纵的女孩儿。内心空虚的她需要异性的抚爱。艾莉与琼思是同母异父的姐妹,艾莉偶尔介入了秦楠的生活,最终酿出了阴差阳错的爱情悲歌!这也是由于秦楠错把怜爱和情感当作爱情被艾莉戏弄的原因。董晓菲一直追求秦楠,被秦楠拒绝后,她在痛苦的挣扎中误入情网,未婚先育。秦楠由于对良知的发现,他收养了董晓菲的私生女儿。苏兰、沈颜、马洁都是秦楠生活中另外三位不同女性的代表。

秦楠阴差阳错的爱情故事,把他推到了人生尴尬、痛苦、忏悔、憎恨与无奈的境地,受着失恋的痛苦和无端的折磨!他是被爱情捉弄彻底的男人。尽管他是全身心的伤痕,但是,却没沉沦在悲哀的爱情和痛苦之中,而是努力迈向了事业的成功。小说还描写了几代人在不同社会历史时期经受相同和不同的坎坷命运,展开了一幅人生博大的画卷。

小说中的人物关系紧密切实,故事发展扣人心弦,读后催人泪下,给人以深刻启迪——

第一部

提到那漫长而复杂的人生，曾为那朦胧、忧虑、迷茫、忏悔而无奈的伤痛！同蕴含着努力、艰辛、勤奋的激情！欲望挣脱这条凝结人生无端的锁链。然而，竟像网一样——

作者——秋植

第一章

“五一”过后,温和的阳光普照着滨城大地,烘托得一切益发有欣欣向荣之状。春风唤醒了沉眠的原野,大地铺上了绿色地毯,给一切带来了生机和活力。

午后两点时分,滨城航空港。秦楠抱着女儿最后一个走出机舱。由于机舱里的柔光与外界的阳光形成反差,他眯起了双眼,当侧过脸看女儿也眯起了那对如水如雾的眼睛时,他亲切地朝女儿笑了笑,把她紧搂在怀里。

女儿三周岁了,名叫颖颖。她极活泼又可爱,是一个天真的小精灵。她留着秀长的发,有两弯清秀的眉,鼻子小巧而丰润,尤其唇,薄润而惹人喜爱,而且,是一种朦胧、迷人的可爱。

秦楠在舷梯上稍停了片刻,他的脸贴在女儿的腮上,却是一副深沉的表情。目光下意识地投向了眼下那白花花的机坪,认真而机械地把女儿向身上托了托,对女儿讲爸爸抱你下舷梯。女儿乖乖地向他点头,答应听爸爸的话是好孩子。

蔚蓝的天空,嵌着一片片、一层层薄的如纱布般透明的云,令人明快和爽朗。秦楠举目望向天空,然后,放下女儿,他站在停机坪上。他抬手整了整眼镜,又顺手把肩上的背包向上提了提,垂下眼时,竟然避开了女儿向他投来的那般朦胧迷人的目光,只朝女儿做了个亲昵的微笑。放眼注视着辽阔的远方,深吸了一口外界湿润的空气,全神贯注地凝视!一种难以抑制的情绪油然而生。

秦楠收回目光,从衣袋里拿出一块白色方巾,摘下眼镜用手中的方巾轻轻擦去挂在眼角上的泪雾,又戴好眼镜,低下头看了看女

儿,右手牵着女儿的手从喧嚣、热闹、光洁、明快的停机坪走进了明亮的大厅,朝着正门的出口走去。

秦楠领着女儿走出了候机厅,他站立在广场的一个角落里。转眼又是一年过去了!但这次回家探亲与以前是截然不同的心境。不同的心境就会产生不同的理念!当他突然产生选在这个时间回来探亲,就迫不及待地动身了。因此,在这种心境下也就不准备通知家人,就想一个人带着女儿静静地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想必这种情形一定比他们去机场迎接他的场面生动!他试想着营造一种氛围。刚才在候机大厅所见到的一些亲人迎接亲人的场面,就足以证实了他的这个决定。他深信选择这种作法是正确的。他想起了前几次回家探亲时的场景。

第一次前来迎接他的队伍是浩浩荡荡的,让不知道的人们还认为他是一位高层或是很有影响的公众人物。但他只是在医学界小有名气的小人物而已。他面临这种场面是激动的,却又有一种约束让他很不自由,也很不自然。“这一定是哪位知名人士,不然迎接场面不会这么气势。”候机厅的人纷纷议论着,关注着这支由三十几号人和多台豪华轿车、面包车组成的迎接他的队伍。

因此,他现在的这种心态是不适应这种场合,心中总有一种悲怆!这场面很隆重,很出众,很耀眼。尤其是爷爷精神饱满,显得异常兴奋和自豪。他知道这些都是爷爷安排的。医院的主要领导和各科室的骨干、同学和朋友,占了候机大厅一个大的角落。在众人的热情欢迎下,同爷爷并肩从围观人的眼下走过时,他压抑着激动的情绪,但此时他似乎触觉到爷爷与他的另类兴奋的心境。特别是爷爷已经七十岁的人了,仍迈着坚实而有力的步伐和年青人一样。可是,爷爷却不知道他越来越不习惯抛头露面了。尤其是那些抢新闻热点的记者们常常围绕着他没完没了,让他故意找借口回避也摆脱不掉。

想起这些,他的心被揉碎了,他的心在暗暗地流泪,甚至是在流血,仿佛是泪水伴着心血向外溢。他竟然感觉自己实在是太累了!现在真想一个人静下来,好好地反思自我。

这时,秦楠才发现广场中央是一个硕大的花池,椭圆形的大花池周围是一片大草坪,从他站立的角度看去,不远处是一片墨绿中点缀着成千上万朵艳丽的鲜花。草坪周围又围绕着一丛比一丛矮小的针叶松,它的最外边都是丰盛、繁茂的草及一些牛蒡子、草莓子和覆盆子的草丛;绿阴阴,清香扑鼻,让人心旷神怡。

花池用大理石筑成,中央有喷泉,上面镂着精致的雕刻。一尊圣女的人像,由圆座托着矗立在池的中央,把水花喷向天空,水花从高处落下,就像雨点儿般洒在水晶似的池子里,只听得淙淙流水发出一片悦耳的声音。这喷水泉不知是靠一股天然的力量还是凭人为的力量,池里的水就要溢满的时候,就由暗道流到池外的蓄水池,周而复始地运行着。

广场的骚动,是因为人们对这座城市的向往而兴奋、激动!阳光洒在他们那一张张欢笑的脸上,滋润着他们那每一张面孔。太阳把民航大厦遮挡着的地平线结成了一片美丽的颜色,呈现着壮观的景象。

秦楠抱着女儿来到广场前的停车场,拉开车门,上了一台计程车。他将女儿放到身边的座位上的同时对年轻的计程车司机说:“去五四路。”

司机热情地向他微笑点头,计程车开动了。

此时秦楠的情绪有所平静,目光注视计程车离开机场广场的情形。车外的一切向后倒去,一排排车流、人流,各种精美的建筑也像拍了下去似的,好似一幅幅美丽动人的精彩画面。

“先生是滨城人吧?”司机是凭着计程车的反光镜看着他不凡的气质和高贵的装束,侧脸问道。

“是的!”秦楠回答的时候,已经收回了投向车外的目光。同时又注视着这位年轻、热情的司机,他心中由衷的激动!家乡的人是亲切的,离开这座城市已有三个年头了,但他时常在想念家乡的亲人和养育他的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此时,他的手有意识在抚摸女儿的秀发,又用亲热的目光去认真、仔细地看女儿,女儿也正在仰着脸注视着他。他向女儿微微一笑,引得女儿也向他哧哧微笑,撒娇似的把头埋在了他的怀里。

“小朋友,几岁了?”司机侧脸向秦楠点头之后,又对着反光镜问女儿。

女儿甜润的声音:“叔叔!我三岁了。”

“小朋友叫什么名字呀!”这位司机很热情也很健谈。

女儿甜润的声音回答:“叫颖颖,是爸爸给取的名字。”

“好名字呀!”司机点点头说。

女儿依然将头埋在秦楠的怀里,秦楠亲切地用手轻抚女儿的脸腮,问司机:“开车几年了?”

“两年了!”司机回答。

“技术不错!以前是搞什么工作的?”

“高中毕业后,曾做过小商品批发生意,然后,攒钱买了这台计程车。”

“生意不做为什么要改行呢?”

“现在的生意难做,我自小就喜欢车。我们开车虽说辛苦些,可是,这年头不靠辛苦是赚不到钱的,不比你们这些搞大事业的人,只能辛辛苦苦挣点小钱。”

“你也很能干的嘛!今年有多大了?”

“二十七岁了!”司机说,“我家住桂林街。”

“那咱们还是邻居呢!那里是一派日式小洋楼,是城市一类保护区。但是,听说要搬迁了?”

“桂林街的东部搬迁了一部分，听说两年内这里将是商业黄金地带。”

秦楠看着司机，点着头。秦楠足有一米八的身材，比弟弟大一岁，比弟稍胖，很机灵。他端坐在那里，一举一动都是那样稳健。

车驶上立交桥，向桥南端方向驶去。秦楠打开车窗，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温暖的春风吹到他的脸上，他深深吸了口气，看到远处桥下已经染绿的草坪，仿佛给桥上穿了个绿色的坎肩。草坪绿茵茵的，围在四周的冬青也是碧绿的，加上草坪一圈圈地摆放着数盆云杉，宛如一个个大盆景，远远望去，爽气骤生，清凉沁人。

很快，车已驶上了立交桥的南端，放眼看去，数以万计的大、中、小型建筑为滨城勾绘出了壮丽的都市画卷。由于有了这些洋溢着时代气息的建筑，原有的少部分古建筑物被赋予了蓬勃焕发的青春活力！当看到这少部分古优秀建筑艺术同时代精神的宏伟建筑联系在一起的时候，秦楠心中荡起喜悦和快乐。

视线渐渐被坐落在眼前的高层建筑群隔住了，西边旅游区老铁山的影子也被吞失了似的。去年也是这个时候回来探亲的，但好像比这时晚些天，爷爷陪他去老铁山玩了一整天。累了，在白云塔下休息；渴了，有清澈的山泉，中午是野炊，饭后又下海去捉“海参”、拾“海螺”，不多时就捡好多。

这里是滨城最负盛名的旅游景点之一，它不但风景秀丽，依山傍水，而且同著名的星海公园隔海相望，星海公园同样依山傍水，海都是深蓝的，像在水面上铺着深色绸缎。赶巧了来这里还能欣赏到海市蜃楼的奇观。

眼前公路旁，种植着早已修剪整齐的梧桐树，在微风下摆动着那又大又绿的叶子。给美丽多姿的滨城披上了一层夺目的景色。不知是因为家乡温暖的空气，还是因为家乡的巨大变化，牵动着 he 缕缕的情思。

轿车很快驶下了立交桥,上了宽阔的柏油马路,急行驶向友好广场,车速减慢下来,他依然面对着车外的景象。这时,有股腥咸、湿润的空气迎面而来,他几乎要探出头去。在海远处,水是蓝的,像美丽的菊花瓣儿,是那样清,像最透明的玻璃。然而,它是很深很深的,任何锚链都摸不到底。海,素来熟识的海这时候突然变得对它陌生起来,看见的只是一片蓝色。好像这不是它表面的颜色或只不过是它表面的颜色,渐渐地变得复杂了。又好像在蓝色的下面隐藏着各种东西,各种活动的东西。蓝的表面也在动,它似乎有种力量使得他的思想也跟着动起来。当要定睛看着一处时,目光一落到蓝色的海面上的那一点时,就被车速抛远了。于是,他拉上车窗,收回目光看了女儿一眼,抬眼对司机轻声说:“到前面的停车场停车吧!”

“怎么,不去五四路了?”司机侧回脸,不解地问。

“停车吧!我到前面有事!”他向司机表示歉意地点点头,说完付了他全程钱。

“这怎么……”司机很难为情,但又不好再推辞,收下了五十元钱。

车在停车场停稳了。“谢谢你!”秦楠向司机道谢。

“不客气!欢迎先生下次再乘坐我的车。”

“再见!”他向司机微笑着点头,领着女儿下了车。

车开走了,秦楠收回目光落到女儿脸上,他朝女儿耸耸肩,微微一笑,带着女儿走出了人行道。

广场有一种节日的气氛。道路两旁的高楼大厦、商场餐厅全是顾客满门。

往日这里就是繁华、热闹的广场,在繁华广场的柏油马路上,各种进口的豪华和超豪华轿车、面包车、出租车、无轨和有轨电车及各路公共汽车,不断地滚来,滚来,滚来,又不断地滚去,滚去,滚

去。熙熙攘攘的人群，使这里更加热闹非凡。

出了广场，就见一些年轻父母带着蹒跚学步的孩子，让他们在这繁华、热闹的广场上，跟着他们一同去享受着一种不易得到的快乐。

“爸爸！”女儿仰起脸儿，问：“去爷爷家吗？”

“去！”秦楠垂下眼看女儿，其实他的心早就飞回去了，想象着一个箭步跨进了家门。但是，他却立住了脚。

“爸爸，咱们走呀！”女儿只听他回答，却不挪脚步，“爷爷家住哪里？”

“你猜猜看？”他不急于离开似的，瞅瞅女儿。

“嗯……”女儿认真地眨着眼，注视着周围的一切，她突然扬起小手，仰起脸看了他一眼，然后指着广场后边的邮电公寓认真说：“爷爷家住那里吧！”

他朝女儿笑笑：“爷爷家不住这里，爷爷家住的楼房没这么高。”

女儿半信半疑地眨着那对如水如雾的眼睛仰脸瞅他，他一下子明白了，他们在特区的另一套住宅就像这公寓式的建筑。

秦楠避开了女儿依然望着他那副深沉、凝重面孔的目光，她那闪烁的目光就像广场喷池中央那座大理石的雕塑。那女孩的双眼，含情脉脉地注视着宽阔的蓝天，双手捧住腮跪在硕大的荷花叶上。

“爸爸！”女儿兀自一笑，问：“爷爷和奶奶长得变样了吗？和照片上长得一样吗？家里还有小玩具吗？”

女儿一连串地问话，使他连连点头回答：“小玩具叔叔会给你买的！会给你买好多，好多的，另外家里还有你以前的玩具。”

女儿极高兴，天真得可爱。那么小就会察言观色。机灵和善眉善目的乖样儿，打心里让人喜爱。女儿那如小溪流水的提问，拨

动着他的心弦,只有同女儿在一起时才感到安慰。腥咸的海风气味儿越来越浓了,他手牵着女儿的小手,朝着湿润空气吹来的方向走去。

走出不远,路边校园里传来了阵阵热烈的喝彩声。秦楠走过去,站在校门外,原来校园的足球场上正在进行一场足球比赛。八年了!那块校牌换成了大理石的,立在门旁。他的双眼突地变得模糊起来,透过泪眼,他发现校牌上的名称增加了新的内容:“滨城中医函授学院第三附属医院”。

女儿此时显得格外兴奋,他抱起女儿,女儿在他的影响下对足球也是最爱。他瞅着女儿兴奋的样子,亲切地用手轻抚她的秀发,用唇吻她的腮。虽然,是一场平常的足球赛,却拨动了思绪的心弦。

他的双眼又有些湿润,但见女儿那异常喜悦的表情,像大人一样成熟,就更使他有难忍的情绪。他清楚自己因忙于工作很少有带女儿出来的机会,也后悔没切实地给予女儿全部的爱而内疚。因此,女儿成熟的表现使他的心情无法平静,掀起了一缕又一缕难以名状的情丝。他抬头眼望天空,这是个非常好的天气。它的蓝色——在看得见蓝色的地方,是柔和而清澈的,它的云层又高又薄,整个天空是温暖的,天顶好像生出了个温暖的大火炉,还有一个圣坛在大理石般的云雾屏风后面燃烧,金色的光辉从云隙中照射出来。

忽然吹来一阵微风,心底立马透凉,看前面不远就是春天景色装饰的海滨公园,周围有鸟儿的歌声,到处散发着浓郁的,但并不熏人的花香气。芍药花含苞,牡丹花将盛开,桃树枝上的花蕾也含苞欲放。闻着腥咸的空气,仿佛看到拥向岸边的浪涛,秦楠才意识到为什么决定中途下车的含义了。

“咱们走吧!”他瞅着女儿着迷的样子,对她亲切地说。

女儿看看他，尽管有些恋恋不舍，还是点头“嗯”了一声。

于是，他抱着女儿离开了校门，朝海滨公园方向走去。

这是滨城著名的海上公园。弓形的大门下面，嵌着“海滨公园”四个金光闪烁的铜字，在阳光下闪闪夺目。大门两旁像宝座般的廊柱被葡萄藤覆盖着；若是秋天，上面全是累累果实，红的像红宝石，黑的像紫水晶。秦楠和女儿随着欢笑声和熙熙攘攘的游客进了公园，公园里长着各式各样的花草和树木。有的花儿已经开放了；龙柏和针叶松在阳光的辉映下更绿、更绿，像一片片绿洲。玫瑰、紫罗兰、桃金娘、白头翁、水仙及其他各式各样的花卉，围在它们四周，怒放争艳，开遍了整个公园。把公园点缀成一座人间乐园，煞是美丽，令人流连忘返。

这里，他有着难忘的记忆，十几年过去了，他依旧寻到了那条模糊的崎岖山路，走到了那块断崖上。他站在这里，近处湛蓝透明的大海里是动的，远处的是静的。海是欢快活泼的，岛却显得呆板。昼长人静的时候，天气清爽，凝神望着群岛，一片黑郁郁的连绵不动，如同伏在那里的青山一般。而大海却没有一刻的宁静，没有一刻的静止，从下边微波粼粼地直卷到岸边，触着崖石，便欢快地溅起来，开了万朵灿烂的水花。

“爸爸，咱到下边游泳好吗？”女儿伸出小手指着不远的浅滩，斜着头，侧着脸儿，瞪着大眼睛看着他说。

“现在的气温，还不是海浴的时候。”他随着女儿用手指的方向望去，那边是一片金色的海滩。海中，不知能变幻多少颜色，有时是碧绿的，绿得像一片春天的绿树叶在微风中摆动；有时是蓝色的，蓝得耀眼，像一片抖动不止的蓝缎子；有时也是银白色的，海水也特别清，清得潜在海边水底的水草儿、沙窝窝里的小鱼儿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只见女儿顽皮地将小嘴儿向上翘，一双大眼睛又亮又大，挣扎

着他从他身上下来。“我不要爸爸抱！”她站在他的身边，他的手牵着女儿的手，“爸爸，我可以去那边玩吗？”

他注视着那边的浅滩，向女儿点点头：“不要走远。”

女儿睁亮大眼睛看着他：“我知道，爸爸。”说完挣开她的小手，试探着脚步，从断崖后边的石阶上走去。然后，大胆地迈起小巧玲珑的步子朝岸边的浅滩走去。

小小的涟漪在海岸金色的细沙上喃喃私语，亲切地朝着女儿脚边缓缓地爬了过来，尤其女儿学着众多的人在柔和的阳光下拾小贝壳，弯腰的动作极可爱，她把一个个贝壳拾到手里，看着她每一个细小、细心而又认真、敏捷的动作，一股暖流到心田，他认真地注视着女儿好久，好久……心像燃烧起一团火一样，映照在他的面前，使女儿那连衣裙、连衣裙的系带，连头部束起垂肩的秀发都是红色的，在微风中飘动，恰似燃烧的一团火，她的每一个认真而细心的动作都牵动着他的心，带着他的希望。这时，他的眼睛模糊了，模糊了他那挂着泪幕的双眼。

目光有意无意地投向那浅滩上引人注目的“美人鱼”石雕。海上这时起了微波，一层层细浪经受了光辉，刚才这一阵阵风使天空下的阳光更温和，有一股凉意，撞入他的心肺，仿佛跨入了那个初秋季节。

那是一个初秋的暮色，浴场岸头微波细浪。在“美人鱼”的石雕前立着一位身着乳白色连衣裙的少女。她的表情深沉，在“美人鱼”石雕前，垂头沉思，脸上带有一种安详和一丝羞怯。

她是他高中时的同学琼思。她迎着浩瀚的大海垂手站立，金色的夕阳洒在她的脸上和她那乳白色的连衣裙上，是橘红状的。

这时，从海滩的不远处传来了歌声，充满了欢快、奔放和骚动于心底深处的渴望。在不远处的浅滩上，一群男男女女，有的坐在海滩上，有的站着，有的嘴里叼着香烟，大约有好几十人。这些人

多像他当年的同学呀，只是他们现在的装束及他们嘴里叼着香烟与他的那个时代不同，他们是海运学院的学生，这是从他们的队旗上确认出的。

“军港的夜啊，静悄悄，海风轻轻地吹，海浪啊你轻轻摇……”

这首歌又把他带到了那个夕阳落山不久，西方还燃烧着一片片橘红色晚霞的傍晚，大海也被这霞光染成了红色的。它比天空的景色更壮观。因为它是活动的，在那一排排浪涌起的时候，那映照在浪峰上的晚霞，又红又暗，简直就像一片片呼呼燃烧的火焰闪烁，滚动着，也在消失着。而后面的一排排则又闪烁着，滚动着涌过来。

这是学校举行的海上一日游活动。这是夜的开始。海上是无风的夜，大月亮在海面上洒着碎银。海面上时而传来小木桨拨开碎银，发出的轻柔水声。月光下白花花像盖着轻纱的小绿园浮在水面，沿海旁和停泊轮船的灯影，在黑糊糊的水里画着变曲的金线。

岸边，已燃起了一堆堆篝火，越燃越烈！一群男女同学在那炽热的篝火前晃动，大家同声唱着。

“军港的夜啊！静悄悄，海浪把战舰轻轻地摇……”

在烟焰飞腾中，男女同学们的身影被映得赤红，连同这欢快的歌声，震动着绚丽、深沉的大海，像似要把夜幕烧掉似的，让黑夜变成白天。

岸边燃起了越来越多的迎接黎明的篝火，唯有琼思一个人身着乳白色的连衣裙独立在那“美人鱼”石雕前，篝火映在她的身上，蔚蓝的海水拥到她的脚上，像那“美人鱼”石雕，在燃烧的篝火下，显得格外深沉而又美丽。

第二章

当记忆的符号再次出现在他的脑海时，太阳把柔和、迷人的光辉倾泻到秦楠的身上，竟然使他的心情感到压抑和惶恐，他遥望着无垠海面，仿佛是一张美丽少女的脸，好些年来他知道自己的面孔上是第一次泛出一丝青春的潮红。

记忆里塞满了许多不同的符号，唯有“艾莉”这个名字记忆深刻，原因是她伤害了他的身心，她将他推到了深深的峡谷里，他满心的伤痕。

“艾莉”是她上小学四年级时自己改的名字，她说给自己取这个名字很时尚，并具有时代含义。但她的爸爸始终不能理解，何况她的户口本和学生档案的注册上依然是写的“蒲清”的名字。她向别人解释这是她的笔名，这就是要为自己更改名字的意义。爸爸很生气，因为她不尊重爸爸的意图，独自为自己乱取名是有损祖德。爸爸是个没有文化，又很固执的老人，“蒲清”这名字，是找来一位算命先生给她取的，当时，给了那位算命先生五元钱，还留人家吃了一顿饭，加起来花了八元钱，妈心疼了一个月。因为，当时的玉米面八分钱一斤，算算这八元钱能买一百斤玉米面呀！是她家一个月的口粮。但爸爸却是满心的高兴，他半辈子的人了，才得了个宝贝女儿，他不管妈怎么想，反正他高兴。可是，因为她是个女孩儿，所以他希望她取这个名字让她长大了能像男孩子一样有出息，可不能像自己一样，一生清贫到底。

艾莉在他面前时常提起她为自己改名的事儿，有时和他开玩笑时也能提起来，而后就咯咯地笑个没完。因为，爸爸生气时她觉

得更好玩。

这不，她又在他面前提起关于自己更改名字的事情。然后又同他坐在一块，说起小时候顽皮的故事和有趣儿的事情，扯着扯着就扯到了她与他开始怎么认识这方面上来了。她说得对，他和艾莉的认识确实是偶然，也实属于缘分，是命中注定的。

记忆中是一个星期六下午的最后一节“中药学”课。杨老师讲完课，她合上书本，站在讲台上告诉同学们，明天是星期天，学院举行“春游”活动，今天提前半节课放学，让同学们放松放松，同时做好一切准备工作，重要的是“春游”时要有组织纪律，注意安全。

中午时还是很好的天气。午后，突然下起了雨，白茫茫的海在远处泛着浪花，幽魂般飘荡的云层变化无常。怪诞的旋涡，在云雾中钻成孔穴。蒸汽在旋转，波浪在回旋。极目望云，一切都成了青灰色的，但这苍茫的颜色里依然透出来一种清静。

此时雨慢慢有些减弱，渐渐地绵延起来。晶莹的小雨点儿，像天上抛撒的珍珠，从上空连续不断地掉落。

雨丝在静静、静静地飘洒，天空渐渐地变成了蓝的，太阳也变得明亮起来，随着被轻风送来的丝雨，漫漫的细雨凝聚在公园的草叶上和鲜花上，亮晶晶、明晃晃，像挂在草地胸膛上的项链。滚动在花儿上，透过这种现象恰似看见了一个清新的世界，一个充满生机，一个绽开了笑颜的世界。

秦楠嘴里哼着台湾流行歌曲《外婆的澎湖湾》，心情愉快地走上四楼楼梯。这时，迎面向他走来一个女孩儿，面对他立住脚步，认真地打量着他，问：“这楼里住着一位老中医大夫，姓秦，我记不准住几号房？请问，你知道吗？”秦楠立住脚的同时，心里先是一阵紧张和慌乱，他瞅着这女孩好面熟，但马上收回了目光，这是他面对女孩产生腼腆的心理作用，他平静下来，告诉女孩，住四楼，十四号，向前走第四个门就是。他问女孩找医生看病吗？他变得热情